

从迷恋到迷失^{*}

——顾城及其营造的童话世界

韩传喜

(宿州师范专科学校 中文系 安徽 宿州 234000)

摘 要 顾城是当代诗坛颇有争议的一位诗人,其诗歌创作体现出天真的童话理想,他始终在构筑自己迷幻的童话王国。自然、生命与女性情结是顾城童心构建与固守童真的最重要的因素,他对童话理想的追寻最终也由迷恋走向迷失。

关键词 顾城;诗歌;童话

中图分类号 J2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509X(2003)03-0030-03

在中国当代诗坛上,顾城是一个谜。他以纯银般的诗句描绘自己天真的童话理想,建构了一座迷幻的童话王国,以区别于同时代其他诗人的诗歌品格,不但确立了其在朦胧诗派中的代表性地位,同时也形成了当代诗坛上的特例。

顾城及其诗歌创作,评论界历来颇有争议,纵观其生命历程,短短的三十七个春秋,可谓华星早陨,然而却留下近千首诗作,更显得弥足珍贵。他的诗歌创作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开始作诗到1978年为第一阶段,诗歌呈现出明丽、率真的特征;1979~1986年为第二个阶段,创作逐渐成熟、洗炼,颇受评论界关注;1987~1993年为第三个阶段,创作主要在海外,作品倾向于晦涩和童稚,逐渐远离了批评界的视野,加上他最后在新西兰的寓所里杀死妻子,然后又自杀,用一种让世人震惊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给读解顾城及其诗作带来了更多的难题,造成理解的多种可能性也就在所难免。

一个好的诗人,他的诗作都是心灵深处流淌出来的真情,我们读解诗歌,必须跟诗人的心灵相契合,方能进入并感悟到诗人彼时的心境及诗歌所呈现的瑰丽的艺术世界。我们透析顾城留下的诗作,发现他始终在固守自己的童话理想,呈现出自由的童真的生命律动。正如舒婷在1980年赠给他的一首《童话诗人》中写到的那样:“你相信了你编写的童话/自己就成了童话中幽兰的花/……你的眼睛省略过/病树颓墙/锈崩的铁栅/只凭一个简单的信号/集合起星星/紫云英和蝈蝈的队伍/向着没有被污染的远方/出发……”(以下引诗不再注明页码)的确,顾城是一个童话诗人,他创造了一个个明净、空灵、精致而又美好的诗境,同时他又是自己童话王国的君主,努力实践并延伸着自己的童话理想。现对其诗歌创作作如下梳理,试图逼近真切的顾城。

童话·童心·童真

研究者发现,诗人的童心和诗心结构存在着对应关系,儿童的“赤子之心”与作家的真诚之心是相同或相近的,儿童的“我向思维”与作家的移情作用是相近或相似

的,儿童的幻想和作家的创造性想象在性质上也是相似的^[2],顾城正是拥有并永葆这样纯净、明丽的童心,其诗歌才如童话般天真、率直。

诗人的童心构建的最大来源便是童年经验。童年经验对作家的创作影响很大,它可以以作品的生活原型和题材直接进入创作之中,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将成为创作的动力源。顾城小时候随父到海滨农村生活,大海的宁静和谐和农村的田园气息铸造了他的诗人气质及人格理想层面,农村的文化氛围,对未来美好理想的渴望成为他诗歌创作的背景和制约力量。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城里人,在农村的生活时间很短,但是他有着封闭的情绪记忆,固执地把自己的农村童年生活看成他童年经验的全部,并且这种经验始终烙印在他的心灵上,并直接构成了他心灵结构的大背景:蔚蓝的天空,清朗的月夜,宁静的大海,怡人的沙滩,那里有让人萦怀的物事,有让人激动的色彩,这样一个美丽的世界已沉淀为一种精神形式,支配着他以后人生路程的指向。与此同时,童年生活中父亲的影响也非常大,因为很长一段时间,只有他和父亲两个人,父亲是一个诗人,他把诗的隽永与醇厚的气息带给了幼小的儿子,很小的时候,顾城便熟悉了普希金、但丁、泰戈尔、惠特曼、洛尔迦等诗人,他们富有浪漫气息的诗作浸染了他幼小的灵魂,为他童话理想的心灵建构找寻到可比的参照系;“有一段时间我天天读他们的诗,把他们的诗带到梦里去,有些诗是一生读不尽的。”我喜欢西班牙文学,喜欢洛尔迦,喜欢诗中的村庄、月亮、沙土和谣曲。^[3]他沉浸在这样一个银色的诗意氛围中而不能自拔。此外,顾城还在中国古代诗歌中寻找童真的浪漫记忆,在《红楼梦》那恍若隔世的泪水人生中畅想感慨。这些因素形成了一个合力,并最终完成了他坚不可摧的童话心灵的构建,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他延续着这个美好的童年梦境,并尽其一生之可能为这个童话世界增添缤纷的色彩。

评论界历来把顾城称为神童型的诗人,说他少年早熟再恰当不过。也许是天生,他很小的年纪就有创作的意识,当别的孩子还在拖着鼻涕的时候,他已经开始用美丽的诗行来构筑自己的童话王国。1964年他八岁时写下《杨

^{*} 收稿日期 2003-04-19

作者简介 韩传喜(1972-)男,安徽霍邱人,文学硕士,宿州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讲师。

万方数据

30

树》；“我失去了一只臂膀，就睁开了一只眼睛”，诗句颇具想象力，象征意味非常浓厚。1968年他十二岁时诗作便相当成熟：“树枝想去撕裂天空，却只戳了几个微小的窟窿，/它透出了天外的光亮，/人们把他叫作月亮和星星。（《星月的由来》）；“烟囱犹如平地耸起来的巨人，/望着布满灯火的大地，/不断地吸着烟卷，/思索着一种谁也不知道的事情。（《烟囱》），他成熟得象个大人，透明的诗句中充满着深邃的理性思索。十五岁时他写了著名的《生命幻想曲》，在这首诗中，我们能看到他对生命的张扬，对自由理想的歌赞，对涌动的生命律动的和谐共感：“把我的幻影和梦/放在狭长的贝壳里/柳枝编成的船篷/还旋绕着夏蝉的长鸣/拉紧桅绳/风吹起晨雾的帆/我开航了”，他热烈地表达了对生命的礼赞，对自我的认定，自我就是整个世界，他要让自己的“生命”去碰撞宇宙的日月星辰，问候自然万物，他也相信自我心灵与天地万物的同一，自我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同一，将“自我”融入外在世界当中，完成了对生命意识的充分肯定，《生命幻想曲》是顾城早期的代表作，他的诗歌风格由此而奠定。

另一方面，当他真正长大以后，却又一直用拒绝介入的态度与外在世界对抗，固守自己的童真。他始终不渝地抵抗着这个世界对自己的影响，用自己青春翱翔的姿势特立独行于时代主流的认同与理解之外。直到1982年，他还借一个孩子的口吻表达了他对成人世界拒绝友好与信任的态度：“在梦里/我的头发白过/我到达过五十岁/读过整个世界/我知道你们的一切/……出生入死/你们无事一样”（《十二岁的广场》），此时他已经二十六岁，可他仍用“你们”来称呼成年人，摆出了一种对抗的姿态。应该说，此时的顾城已经迷失于自己所营造的童话世界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这种拒绝长大的心理定势左右了顾城一生的生活和创作。当然，我们在能够清楚地看出他拒绝被污染、固守童真的纯洁，不向世俗社会妥协的一贯姿态的同时，也能看出他到后来所处的一种两难处境。正像有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顾城的童话诗人的身份认同在他生命的后期有刻意维持的嫌疑。这种对“童心”的刻意维持，既是他自身气质、情感、审美情趣、审美方式所决定的，也体现了他明确坚定的美学追求。他用孩子的纯真的眼光（当然这也可以看作是孩童视角）去观察和探索外部的世界，揭示的却是成人世界里的深刻。他写祖母的去世：“你就这样地睡了/在每天都越过的时刻前/你停住了/永远停住”；“我穷/没有一个地方可以痛哭/我的职业是固定的/固定地坐/坐一千年/来学习那种最富有的笑容/我不能知道能给什么/甚至也不想得到什么/我只想保存自己的泪水/保存到工作结束。（《佛语》）这种语言浅近朴素，毫无夸饰之感，却异常深刻，引人深思。能做到这样，确非易事，同时也将李贽所倡导的童心说发扬光大，在诗中完成了童话的精神复活，达到了较高的境界。

但长大毕竟是事实，无论他怎样排斥与压抑，现实的因素仍然无可阻挡地渗入，与他的童话理想纠结在一起。在社会中他要扮演一个成年人的角色，同时还要承担一个成年人应有的责任，用成年人的思维方式去处理各种社会实际问题，但童真又是他拼其一生去固守的精神形式，如何才能在不被社会污染的前提下从事诗歌创作就成了问题。为了将童话诗人做纯粹，将自己的童话理想延伸下去，他拒绝参加各种社会工作，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距离，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不被物质文明污染的环境，他远离社会，远离人群，落户荒岛，养鸡种地，在自己的精神

田园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寻求灵魂的超然与慰安，在宁静中体验永恒。

在这里还要提及顾城的有些诗作。顾城一生创作诗歌上千首，而在文革期间的创作也颇丰，其中难免有时代的情绪体验，他的有些诗歌也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抒发对厄运到来时的恐惧。革命风暴猛烈地撞击着他，诗作自然涌现出对那个世界不可理喻而产生的恐惧、彷徨与忧思，他呐喊、他奋争，甚至于在“四五”天安门运动中他作出了战斗的姿态：“有这样一名士兵，还在把命令等候……”（《呵，我无名的战友》），但他还不是一个自觉的战士，迅即又在自己的童话理想中寻求安慰，虽然他的理想几近破碎，早已成为昨日遥远的记忆。文革以后顾城发出了对那个荒谬时代的强烈控诉，写出了一代人的心声：“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用它来寻找光明”（《一代人》），宣告“残缺的月亮/被上帝藏进了浓雾/一切已经结束。（《结束》），他同时还被冠以“民族命运的自觉承担者”^④（p.147），但这些都并非必然，他也并非自觉，自觉的是创作数年一贯地保持着纯真童稚的风格，他把理应承担的社会的热情都用来建构自己理想的童话王国。可以说，他所建构的绚丽、纯洁、奇异、迷幻的童话王国是五颜六色的空中楼阁，虚无缥缈的海市蜃楼，乘虚御风的风筝飘带，可望而不可及，但为之他却付出了全部心血乃至生命。

自然·生命·女性

在中国文学传统中，自然一直是艺术家极力书写的对象，因为自然是生命的象征，又是艺术家生命的精神栖息地，顾城也不例外。在朦胧派诗人中，顾城“返回自然”的呼声格外响亮。

顾城对“自然”情有独钟，在父亲的影响下，从写诗之初，他经常去观察大自然，仰望星空，聆听虫鸣，坐看云起，遥视潮落，共感树木生长，闻尽花草飘香，自然是他创作的源泉，到后来又被他上升到哲学的高度。这种对自然的浓厚兴趣和感受也是他成为童话诗人的最重要的本原因素。

童话是人类认识宇宙万物的窗口，大自然是产生童话的最好土壤。在他的诗中，自然是有生命的人格化的自然，具有各种感官，有自己的语言动作，可以和人进行对话，同人一样，是诗歌的主体，如他写花：“野花/星星/点点/象遗失的纽扣，撒在路边。（《无名的小花》）”，他写树：“一棵树闭着眼睛，/细听着周围对自己的评论”，他写风：“风在摇他的叶子/草在结他的籽/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他写化石：“我厌恶/我长久地睡着/和大大小小的种子睡在一起/只有我，不会萌发/不能用生命的影子覆盖土地”（《化石》）……这是一个真真切切的童话王国。

发现了自然也就是发现了生命，顾城对自然的发现与感受比一般人要早，这来自于他对生命的感悟与关爱。诗歌和生命对于顾城来说是一个整体，他曾说：“我觉得诗和生命是一体的，它们有着独立的过程。就我的诗来说，刚开始显然和生活的过程有关，到后来才发生分离，诗一步步由生活的过程趋向生命。”^⑤（p.152）读过他的诗的人，都会强烈地感受到他那无处不在的生命意识在诗中激越地跳荡。顾城的生命意识觉醒很早，前文已经提过早在十五岁时，他的生命意识便绽开了异常灿烂夺目的花朵，他用一首《生命幻想曲》表达了自己对生命的自信与礼赞，生命的力量是不可阻挡的，对生命的礼赞是倾其全力的，他尽情地泼洒生命的热情，要用生命去震撼世界，将生命和世界融为一体，从而使生命象世界一样丰富多彩；“当我成为世界的时候，世界也就成为了我”；“太阳是我的纤夫，

它拉着我/用强光的索/一步步/走完十二小时的路途
...../时间的马累倒了/黄尾的太平鸟/在我的车中坐窝/
我仍然要走遍世界/沙漠、森林和偏僻的角落/我把我的足
迹/像图章印遍大地/世界也就融进了/我的生命。”这是一个很好的自然生命的感觉，他对生命充满温情，宽容和怜悯，甚至是恐惧和危机感，原因是，生命太珍贵，越珍贵的东西越怕萎顿或丧失。在他的诗中同样还出现“死亡”这一主题，这也是他的生命意识在另一侧面的展现，这是他潜意识中的恐惧，通过讲述死亡来拒绝死亡，远离死亡，还以生命，呵护生命。

顾城的童话王国以自然为背景，以生命为主题，他自己是君主，而核心则是一个“女儿国”，按他自己的话说：“永恒的女性有一个光辉使我们的生活和语言有了意义，有了生命，就像春天使万物有了生机一样。”^[5]他最欣赏《红楼梦》里的这一句名言：凡山川日月之精秀，只钟于女儿，须眉男子不过是些渣滓浊沫而已。因此他也将世界分为两类，一类是女性的，另一类是男性的，女性的世界天然纯净、和谐美好，男性的世界浊物、渣滓遍地。他一生当中与他发生精神联系的女性共有四人：他的母亲、他的妻子谢烨、情人英儿，另一位是与他只有过一面之交的华裔越南女子李素华。母亲在他的情感世界中是一个缺失的形象，成为一种神性的象征，他曾幻想飞上天空，把天幕上纯洁明亮的月牙摘下来作为发夹送给妈妈，戴到她那乌黑的头发上，博得她的欢心，沐浴一下母爱的温馨。这种依恋给顾城对于女性的探究增添了一种好奇心和神秘感，他渴望温情，渴望有女性在场的健全的家庭，在这样的家庭中他可以得到母爱般的保护力量，为此他情愿永远做个孩子。当他后来得到了一位这样的妻子时，那种依赖与害怕失去的心理是很容易理解的。他的女儿国中有着不同的女性，他也将女性分为三种：“女人性”、“女孩性”、“女儿性”；女人性以他的妻子谢烨为代表，温和、宽容、大度、有圣母样的慈悲胸怀，可以给他提供保护；女孩性以他的情人英儿为代表，活泼、任性、机敏、聪慧，充满活力、欲望强烈；女儿性则以李素华为代表，她清雅、性情淡泊、聪颖过人，却又无欲无求^[6]。这三种女性都被套上了缺失的母爱的光环，并且达到了平衡，使他的王国趋向完善与完美，无形中为他的童话理想提供了一种精神证词。

对女性的过于神性化、理想化的崇拜使顾城一生都不愿离开他的女儿国，也从另一方面说明了顾城必然成为童话诗人的心理因素。同时，这种心理也暗含着一种对女性的专横的占有欲望，这也符合孩子的心理特征，他曾在《小春天的谣曲》中，唱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一个王子/心是我的王国.....我要对小女巫说/你走不出这片国土。“进了顾城王国中的女性，想再走出他的王国的确很难。

理想迷失与王国崩溃

在都市和乡村之间，他选择了乡村；在现实和幻想之间，他选择了幻想；在形而上的憧憬和形而下的冲动之间，他选择了冲动；在诗意与残忍之间，他最终因对童话理想的迷恋走向迷失，而选择了残忍，或者说是诗意的残忍，这就是顾城。这使得那些一度为顾城的优美诗篇欢呼的论者陷入尴尬的境地，一片茫然。如何才能将顾城的这两种完全相反的极端整合为一，探究出在诗人身上所体现出的所有二元对立的内在逻辑关联，就显得尤为重要。

“艺术家如同一个患有精神病的人一样，从一个他所

不满意的现实中退缩出来，钻进自己的想像力创造的世界中，但艺术家又不同于精神病患者，因为艺术家知道如何去寻找那条回去的道路，而再度把握着现实。”^[6]（p.194）但顾城却没有处理好理想和现实的这种关系。顾城的童话理想的背景是乡村，是一种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纤尘不染，但生活当然不可能只是鲜花与童话，他执着地要用自己和未来的微笑，去为孩子铺一片草地，筑一座诗和童话的花园，使他们相信，相信明天的存在，相信东方会像太阳般辉煌，相信一切美好的理想最终会实现。然而他毕竟是现实社会中的人，必须要面对现实，他的美好天真的理想在现实的土地上碰得头破血流，对城市文化的拒斥和对乡村画面的依恋，对现实社会的拒绝与对童话理想的构建，使他处于一种撕裂灵魂的煎熬之中，他感到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与冷漠，一切都充满了不信任感；我觉得/你看我时很远/你看云时很近（《远和近》），他找不到出路，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彷徨；小巷/又弯又长/没有门/没有窗/你拿把旧钥匙/敲着厚厚的墙（《小巷》），这样，现实的冷酷又迫使诗人在记忆中找寻足迹，在理想中驻足，故址的“锈蚀的圆门倾斜着”，但“露出一片草青”（《故址》）；“一个碧绿的世界”；“在花朵和露水中间/我将重新找到/儿时丢失的情感”（《给我的尊师安徒生》）；“在一片死灰之中”，仍然幻想有“鲜红”和“淡绿”（《感觉》）。他高喊“我是一个任性的孩子”，要用“我的心爱着世界”，但顾城过于沉浸于他的奇幻世界中，在他那里，理想与现实产生了巨大的反差，造成了灵魂的裂痛，他默默地忍受痛苦的煎熬。“大诗人首先要具备的条件是灵魂，一个永远醒着微笑而痛苦的灵魂.....他无所知又全知，他无所求又尽求，他全知所以微笑，他尽求所以痛苦”，他“喜欢农村，不喜欢城市，但是还必须住在里面生活，而且写作”，所有这些是他痛苦的根源，“我很累的时候眼前就出现了河岸的幻影，我少年时代放猪的河岸。我在想港口不远了，我会把一切放在船上，我相信在我的诗中，城市将消失，最后出现的是一片牧场。”^[3]（p.）他的这种感性膨胀而理性不足的心理资质将决定他的童话理想必然迷失，他把握不了社会，丧失了社会人格，同时也把握不了自己，自我人格也分裂了，他为之困惑、失落、苦恼，抑郁的情绪弥漫上来，并最终淹没了他曾如此明朗的心，于是他显得更加偏执，不近人情，放逐了幼子，接来了情人，把现实中的人封闭在不现实的童话里，这是一种可怕的心理病态，隐藏着致命的危机，正象他自我评价的那样：从现代心理学来说，他显然是患有某种程度的心理固着症。他的心态停留在某一点上，始终没有发育成熟。他象一个孤僻的孩子那样，不喜欢正常的事情，恐惧正常的生活。^[7]（p.209）这种危机从他越来越重的回归意识也能看出，选择死亡是走向回归和超脱的心理准备。在他最后写给儿子的诗《回家》中，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这种心理迹象，这首诗不单是其心灵呓语，更是一种理想证词，一种信念的绝望，一种强烈的心灵震颤，一种对真情的温柔守候。只可惜太晚了，当情人英儿不甘寂寞与人出走，妻子谢烨忍无可忍决定背叛的时候，顾城发现他的理想彻底幻灭了，他的王国完全崩溃了，他曾说过“我是一个偏执的人，喜欢绝对。朋友在给我作过心理测验后警告我要小心发疯。”^[3]（p.207）此时，顾城真的发疯了，他举起了利器，砍向了温顺贤良的妻子，也砍向了自己。自

（下转第35页）

束素,别泪损横波。恨心终不歇,红颜无复多。枯木期填海,清山望断河。”写自己恨心不消而年已垂暮,一切希望终将如精卫填海那样永无实现的可能。上述两首诗都极深刻地揭示了庾信集苦闷、悲伤、悔恨、颓唐、忧愤于一体的难以言状的绝望心态。如果说内在的道德修为的完善作为一种文化理想是士大夫的精神归宿,那么,失节的庾信失落了他的精神家园,成为精神和空间双重意义的游子。

三、庾信愧悔心态的特殊价值

中国传统士大夫无论如陶渊明由官而隐,还是杜甫的从仕途渴慕到“迹江湖而心系魏阙”,本质上都是对儒家道德理想履践的过程,是以个性化的生命体验体认追求道德

参考文献：

[1][清]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王瑶.中古文学史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Probing into Yu Xin 's Ethic – Regret from Cultural Spirit

ZHANG Su-rong

(Humanity Department of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Jiangsu Yancheng 224003 ,China)

Abstract Since Yuxin came into the northern area , his poetry creation mainly expressed the painful sentiments of motherland 's downfall , and lived in the remotest corner of the world , Actually , there was more serious pain behind the sentiments , namely , regret and ashamed of himself for losing moral integrity . The feelings had its profound humane background , abundant connotation and special cultural value .

Keywords :Yu Xin ; regret ; cultural connotation ; value

(上接第 32 页)

我迷失,理想幻灭让他这样一个“王国君主”意识到王国的崩溃,感到生命存在的虚无,一切都将离他远去,去得是那样无情和无奈。王国既已崩溃,君主也就不复存在,但在

参考文献：

[1]顾城.顾城诗全编[M].上海:三联书店,1995.
[2]童庆炳.作家的童年经验及其对创作的影响[J].文学评论,1993(4):54-64.
[3]顾城.黑眼睛[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4]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
[5]张捷鸿.童话的天真——论顾城的诗歌创作[J].当代作家评论,1999(1):72-74.
[6]杨守森.二十世纪中国作家心态史[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
[7]顾城.雷米.英儿[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3.

From Infatuation to Maze ——Gu Cheng and his fairy – tale world

HAN Chuan-xi

(Chinese Department of Suzhou Teachers ' College ,Anhui Suzhou 234000 ,China)

Abstract :Gu Cheng was a controversial poet in the contemporary poetry world . His poems embodied childish fairy ideal and he had been constructing his own fairy – tale realm . Nature , life and femininity are important elements of his construction of childishness , and his pursuit of fairy ideal went from infatuation to maze at last .

Keywords :Gu Cheng ; poems ; fairy – tale

万方数据

完善的儒家真精神,也可以说都是精神意义的回乡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庾信愧悔心态也就具备了特殊的文化价值。庾信以道德忏悔的独特形式展示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天涯游子在经历了沉沦、迷惘、痛苦、自省后对儒家文化精神的热切回归。他极真诚、执着地跋涉于洒满泪痕的回乡之路,从而以其悲剧性的生命体验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诠释了儒家文化精神的巨大力量,丰富了士人向文化理想进发的道德实践。他的真诚忏悔使作品具有了深广、真挚、浓烈、个性的感情内质,超越了六朝人在“尚悲”社会风气影响下通常所写的相思、乡愁、伤逝、仕途失意等泛化的、类型化的内容,拓展了文学的精神境界。某种意义上庾信作品的魅力正在于此。

临走之前,他必然要将王国的核心“女儿国”也一同带走,因为那些都是永远属于他的。